



诗笺

盐湖雨语

李志涛

银珠急叩翡翠盘
碎玉飞溅处
雾霭漫过堤岸
涟漪揉碎天光
每一圈震颤
都荡出思念的波澜

乌云似打翻的砚台
泼墨中条山的眉弯
黛色被揉进雨幕
恍若你转身时

遗落的半阙诗笺

雨雾织就朦胧的纱幔
将心事悄然裹缠
风掠过盐湖湖面的刹那
我听见
时光深处的呢喃
潮湿的水汽里
藏着未说出口的眷恋
在这方被雨浸润的天地间
氤氲成
永不褪色的诗篇

六月的故乡 (外一首)

王淑芬

六月的田野
麦香盖过了所有花香
麦芒把天空刺得透亮
待收获的麦穗
接受太阳最炽热的考量
直到
炙熟最后的青葱
宛如待嫁的姑娘

走在麦浪翻飞的田埂
我在追寻那个
十八岁的自己
那个穿杏黄衫的女子
和她遗落在麦秸秆上的梦
不安分的脚步
踩碎了那年一个少年的目光
田野在正午开始躁动
像被反复偷读的信笺

眼前舞蹁跹的蝴蝶
是十八岁那只折返么
笔记本里收藏着
青春呓语
和一个少女的懵懂

像一截断代史
鲜活地保存在
六月的故乡

月夜

晒场铺满等待脱粒的麦穗
蒲公英在晚风里
酝酿一个扎根的愿望
萤火虫驮着星斗游荡
蝉蛩空壳挂在皂荚树上
门前台阶守着一地月光

门口槐树下
奶奶的纺车
纺着古老的传说
纺着岁月悠长
情节在枝丫间慢慢展开
故事里的神仙伴侣
有着邻家哥哥姐姐模样
故乡六月的月夜
蛰伏在一场风雨
和另一场风雨之间
记不起暑热
只记得一个小女孩的
美丽向往

如梦令·睡莲

王中秋

雨后碧莲滴露，
金蕊蜻蜓起舞。
朵朵透清香，
好似花神仙女。
娇楚，
娇楚，
伴我开心夏暑。

散文

蝉鸣声里夏味浓

南崇俊

每年夏至过后,那些不知疲倦的蝉儿,又开始了它们林间枝头不倦的吟唱。那美丽的蝉翼和高亢的清音,透着犀利,响着欢畅,奏响了夏季悦耳的乐章。

在儿时的记忆中,蝉的叫声有着独特的节奏和旋律,像是在为夏季的热情鼓掌。当太阳高悬在天空中,大地被阳光炙烤的时候,蝉鸣的声音像是一阵魔术,让人们忘记了时光的流逝。它们在树枝上跳跃,或者躲藏在树叶间,用各种频率和音调召唤着夏日的热情。无论是在山林中还是城市的角落里,蝉鸣都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散发着夏季的特殊魅力。

古人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说法。作为昆虫界里的“元老”,蝉不仅出现在诗经里,《礼记》中也有它的记载:“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随手翻阅古诗词,则更是阵阵蝉鸣,声声入耳,无蝉不夏天。宋代诗人辛弃疾在《西江月》里诗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宋代还有一位词人周彦邦写过一首《鹤冲天》,描写蝉也很美:“梅雨霏,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夏天,乡村的天空,澄明透彻,如一幅绿油彩图。蝉鸣的声音,在微微软软的风里,像一串串跳跃的音符,跳动在小河微漾的流韵上,荡起一片青翠悦耳的声乐,时而跳跃在宽阔田园的禾苗尖上,摇动一汪绿浪,接着又层层赶向农家门前的水塘上,随风旋起,落在农家那如诗歌般的瓦行缝隙间,漏在农人们简朴寂静的房屋内,叫唤着夏季火热的到来。

夏日的午后,空气中流动着一种难耐的炽热,大地像火烤似的滚烫。这个时候,蝉鸣的声音开始在空气中回响,它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带来一种独特的夏日氛围。蝉鸣的声音如同一支思念的乐曲,让人们感受到夏季的热烈和活力。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可以看到晴光映照下的荷花绽放,蝉鸣和荷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别样的夏日图景。这是一幅与大自然对话的画卷,每一幕都散发着别样的魅力。在这悠闲的时光中,我们漫步在公园小道上,聆听蝉鸣和鸟语,欣赏着荷花绽放的美丽;或选择坐在湖边的摇椅上,闭上眼睛,感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让心灵彻底放松。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时刻,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时刻。

到了燥热的酷夏,树上的蝉声悠悠,嘶鸣不止。搬把躺椅,拿把蒲扇,或者就找片草席,寻了浓荫蔽日的树下,闭着眼睛,摇着蒲

随笔

门槛里的旧岁烟火

杨博

4年前奶奶走时,院子里的核桃树伐了,后院的枣树也伐了。今天棺木落土,黄土掩上爷爷的姓名,回头望见夕阳斜打在老屋的瓦檐上,忽然觉得那门槛矮得抬不动脚了。

旧日门槛是高的。童年蹦跳着跨过去,门洞后扑来的是灶膛的柴火气,案板上擀面杖滚动的咕噜声,还有后院笼里待宰公鸡的焦躁气。爷爷退休后在家刨一些板材自制家具,在葡萄架下修门洞通往厢房的青砖路,树影在他皱纹里淌成一条条小河。他看见我,也不撂下活计……奶奶扎着靛蓝围裙,跼起缠裹的小脚摘铁丝上晒的干豆角,狸花猫从墙头倏地窜过。

后来门槛渐渐矮下去。奶奶病了后我每周末赶回去,给这个和电视里的人物吵架的“熬老太太”洗脸洗脚修指甲,像看小孩一样。最后那次,她已干瘦的手牢牢攥着我

的手,想给我做肉臊子,想给她最想念的在京生活的鹏鹏(我堂哥),捎去院子里长的核桃和红枣,还有在巷子里买的红薯粉条。铁锅冷透的锅台覆着薄灰,她再也系过那条靛蓝围裙。

如今门槛平得像柏油路面。伯父伯母换了崭新朱漆铁门,院里铺着齐整的青石地板。屋里空调吐着均匀的白雾,茶几上摆着一些零食。一切都太妥帖,太周到,太陌生。

我立在厅堂中央像个冒失的闯入者。眼睛忍不住瞥向西屋——那里曾支着奶奶的木床,房里总飘着肉臊子的香味……我站在客厅里,电视墙西侧挂着的“寿”字警惕地盯着我这旧人。

不是伯父伯母待我不好,而是待我有恩。他们送我参军,助我参加工作,操心我的婚姻。工作第一年我很不顺心,给伯父打电话,耍性子说:“工资太低了,我不干了。”伯父电话里严厉地说:“你不

思念

钟摆你留下的空缺

晓寒

思念如藤
匍匐 有你的远方

小径幽幽
目光搓成绳索
每一寸的思念勒进心底

无声的抽痛
像被月光凌迟的残荷
徘徊的脚步
丈量着旧时光
坠落的泪珠
在地上拓印你的名字

黛青色的相思
签满整个雨季

挂在站台的时钟
钟摆
你留下的空缺
我的忧伤
却成了无人签收的账单